

遼海引年集

葉恭綽

遼
海
引
年
集

序

政府辦理統計之目的，在周知土地、人民、資源、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之情況，及其變遷，以策劃行政之設施，考核行政之效率，與衡量行政之成績。管子云，舉大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旨哉言乎。

本處成立，十有六載，統計工作，粗具規模，然統計效用，尚欠宏著。推原其故，乃統計資料，未具迅速確實與完備之條件。蓋以政府統計，非迅速不能適應時需，非確實不能洞悉實況，非完備不能恢宏用途。堪受任之初，卽以此三事勗同仁，差有成效。茲者三十六年中華民國統計提要，編印完成，核其內容，雖未盡達到迅速確實與完備之境地，然本國國情與施政成績，可得梗概，容亦足為國勢探討與行政策劃之一助云耳。用誌數語，以弁卷首。

主計長 徐 堪

三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PREFACE

The purpose of government statistics is to collect and record data pertaining to the present aspects and changes of land, population, resources,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economy, social affairs and culture, to be compiled in a concrete,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form for presentation. Such government undertakings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they are the constituent ingredients in the form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grammes, the perscru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the val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sults. The ancient philosopher, Kuan Chung, also one of China's outstanding statesmen, had well said in his teachings, "You are bound to succeed in colossal and grand enterprises, but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master the art of calculation".

The statistical service and system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ok shape on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in 1931, of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s, Accounts and Statistics. In review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past sixteen years, we are all well inclined to draw out a certain amount of satisfactory conclusions. Nevertheless, we should well be aware that much ground lies ahead for future attainments of perfection and more achievements are to be expected. Upon my assumption of duties as head of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I have asked all my colleagues to contribute the best of their efforts towards further accomplishments, with punctuality, accuracy, completeness as our common watchwords. Now I feel much gratified that they have all well contributed their efforts in fulfilling my expectations.

Here I present the National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the year 1947. And I avail my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to convey an introductory note.

HSU KAN

Comptroller General

Nanking,

July 15, 1947

目 錄 (以姓氏筆劃爲序)

急就篇新證	于省吾 (1)
「家」「人」對文解	王利器 (19)
孟子與惠施	王孝魚 (41)
記國會圖書館藏永樂大典	王重民 (57)
滿文「異域錄」解題	今西春秋 (71)
羅叔言補唐書張義潮傳補正	向達 (85)
遼初內侵徙民置州縣與其文化之關係	朱子方 (95)
東北自然環境與史前文化區	
——論東北新石器時代——	佟柱臣 (111)
金臨潢路界壕邊堡址	李文信 (153)
明史三考	李光壁 (181)
中國青銅器時代的結束	姚鑒 (209)
離騷正文的推測	
——離騷文義與文貌之復原——	孫作雲 (214)
遼上京城以南伊弗山上之遼代佛刹	烏居龍藏 (276)
越窯陶瓷考	傅振倫 (348)
安特生 (J. G. Andersson) 先生年譜初稿	裴文中 (358)
隋唐汴河考	閻文儒 (362)
溫故居所見印譜題識	羅福頤 (384)

急就篇新證

于省吾

西漢小學書之存於今者，惟史游「急就篇」而已！其文辭之都雅，名物之駢田，書法之簡古，史游原書當係隸體，張懷瓘謂章草爲史游所作，非也。史游作急就篇一書而三，非作章草，後人以章草書之耳；然因有此篇，而章草字體略備。美具焉。今觀西陲所出簡牘，於屯戍事外每書「急就」，可知東漢時已家習人誦矣。友人沈君兼士，於「文字形義學」一書中，敘述急就沿革，頗爲翔實。急就爲「說文」之先導，「說文」叙稱：「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即本此書「分別部居不雜廁」之語；其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即此書「羅列諸物名姓字」之義；其言「據形系聯」，即此書類聚偏旁之義；至「說文」文字次第與此書相符者，亦不一而足；特此書爲有韻之文，便於誦誦，「說文」爲考名之籍，主於訓釋；然其同爲小學字書，時期相承，許氏之變通因革，其來有自，昭然若揭矣。清儒之治此書較治說文者，百一千一耳！其爲之注釋者，僅有陳本禮之「急就探奇」，魏書薛多卿會，吳省闡「急就章草姓氏補注」無所發明，萬光泰「急就篇補注」、李震雲「急就訓纂」，二書未見；爲之校勘者，僅有孫星衍之「考異」，鈕樹玉之「校定皇象本」；爲之札記者，僅有莊世驥之「攷異」，孫詒讓「札逸」中亦有數條，其他偶見各家；近世學者羅振玉「流沙墜簡考釋」，列有數條，王國維校松江本引書有十一種之多，已較清儒爲賅備；以吾所見尚有「漢晉西陲木簡彙編」殘簡本，居延漢簡殘簡本，宋徐鉉書章草本，見「戲鴻堂法帖」卷十，存自首至「濯宜」；元鄧文原書章草本，故宮博物院藏，元趙孟頫書章草本，長沙周壽昌舊藏，鑒苑真賞社景印，王國維謂趙文敏章草本刊於「三希堂法帖」，甚無法度，不似文敏書，按故宮博物院已有景印墨蹟本，周氏藏本墨蹟雅俗，極爲文敏所書，與故宮本文字略有異同，明宋克書章草本，卓定謀藏有景印本，存自首至「完堅耐事職比倫」；此六者均爲王氏所未見；蓋清儒之校釋文字咸以「說文」有無爲正俗，烏能盡符乎？且東漢簡牘，已多異體別構：如俾倪作「犇親」，轡作「懸」，油作「猶」，澤作「磳」，豫作「豫」，魁作「騎」，其濫溢譌借，變化無方，可以概見！至若兩京金石文字，偏旁之移易，通假之蕃滋，更見迭出，不勝殫述；是「說文」雖導源「急就」，然牽

史就許，其不能一一相符者，勢也。省吾銜恤家居之暇，欲據顏王二注，爲之箋疏；惟辦誦之餘，重以時艱未已，哀感無端，心力有所不逮；爰以璽印漢碑，證其姓名，篇中姓名，顏王二注未能引證，或引而未闡者，輒爲之補苴，以彝器考其制度，以故訓通假揭其義蘊；或推闡史氏之初指，或補正舊注之闕謬，誤爲新證若干條，願與學人共商榷焉。篇中正文以顏本爲據，其言“王校”者，王國維所校松江本也；其附注言“繆”者，桂馥之「繆篆分韻」也；言“舉”者，陳介祺之「十鐘山房印舉」也；言“姓徵”“姓補”者，羅振玉之「璽印姓氏徵」及「璽印姓氏徵補正」也；其言“古徵”言“徵”者，羅福頤之「古璽文字徵」及「漢印文字徵」也。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

急就奇觚與衆異

顏注：“言學僅急當就此奇好之觚，其中深博，與衆書有異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按顏晁二說，並失本指。『爾雅·釋詁』：“就，成也。”就訓成，乃載籍通詁。急就，猶今言“速成”。篇中彙列名物，不待繙檢他籍，而有博聞多識之益；下文“用日約少”，正承速成之義爲言；是此語本謂速成奇特之觚，與衆書別異也。按此條速成之義，已爲他人鈎錄。

用日約少誠快意

按漢「朱氏鏡」：「朱氏明竟快人意」，「角王巨虛鏡」：「昭昭此明鏡誠快意」，是快意乃漢人恆語。

勉力務之必有喜

王校松江本：慧，顏本、宋太宗本，並作“喜”。漢簡王氏引碑本及空海本、二趙本，並與此同。按「尙方鏡」：“九子九孫各有喜”，「蔡氏鏡」：“七子九孫各有喜”，「貴富鏡」一：“日有慧得所喜”，「貴富鏡」二：“日有慧宜酒食”，「角王巨虛鏡」：“角王巨虛日有慧”，「日有慧鏡」：“日有慧月有富”；是漢鏡亦喜慧互作。有喜爲漢人恆語。

爰展世

顏注：“展，一作歷。展者，伸也；言子孫蟬聯不絕也。或曰：展，誠也。”按

作展者，是也。漢印有姚展世^{微八}，漢韓勑碑陰題名有袁隆，字展世。隆之通詒訓盛，隆盛之時於世有所伸展，義正相應。顏謂子孫蟬聯不絕，乃臆解；展訓誠，於此無取。

高辟兵

按漢印有王辟兵^{舉十九}，隗辟兵^{姓微上}，曹辟兵，臣辟兵，杜辟兵^{微三}。漢器有龍蛇辟兵鉤，又除兕去央鈴范有“除兕去央（殃）辟兵莫尙（當）”。

馮漢強

各本強亦作「彊」。按漢印有李漢彊^{微下平}，漢楊孟文「石門頌」有彊漢彊。

景君明

宋克本景作「京」。按各本均作「景」，當涉注文：“漢有京房字君明”而誤。

烏承祿

按漢印有烏如年^{總平十}，李承祿^{微一}，司馬承祿，楊承祿^{微人}。

令狐橫

按厚子壺有「命瓜君」，命令古同用，命瓜即令狐。古鈴有命狐他^{古微八}，是命瓜作「令狐」，防於周季。

朱交便

按漢印有掌交便、李交便^{總下平}。

孔何傷

按漢印有胡何傷、屢何傷、杜何傷、臣何傷^{微八}。又有肥奚傷^{微八}，奚何同義。

師猛虎

按漢印有師譚、師信、師韻、師明、師過、師守、師豐、^{總平}師昂^{姓補平}，師奴^{微六}。

所不侵

按漢印有楊不侵、孫不侵^{總下平}，王不侵、趙不侵^{微八}，狀不侵^{微上}、女不

侵^{微十二}。

伊嬰齊

按漢印名「嬰齊」者習見，齊亦作齋。周金文有「陳侯因齊敦」，因齊即「史記·齊太公世家」之齊威王因齊；又有「王子嬰嬰次盧」。因齊、因齋、嬰次，即嬰齊之轉語也。

昭小兄

按漢印有昭豐、昭普、昭戎^{微下平四皆}、昭奴^{姓補下平四皆}、昭喜、昭博、昭長卿^{微七}；又有史巨兄^{微五四}、蘇長兄、定長兄^{微下平四漢}、司馬長兄、王長兄、田長兄、呂長兄、力中兄^{微八二十一}，是小兄即對巨兄、長兄、中兄言之。

柳堯舜

按漢印有柳游、柳星、柳益壽^{微上四十四有}、柳成、柳安國、柳廣^{微六三}。

樂禹湯

按漢印有莊禹湯^{微江印上六二}。

淳于登

按周代金文，淳于作「臺于」，余所藏有臺于公戟^{見雙劍謄吉金圖錄下三十}。

栢溫舒

王校^{松江本溫舒作恩}：恩，顏本作溫，宋太宗本作恩。王氏引碑本與此同。鄧，顏本、宋太宗本、趙正書本並作「舒」，趙章草本與此同。按作溫舒者，是也。惟「舒」「鄧」漢人同用，字亦作「筴」。漢印有懷溫舒、馬溫舒、杜溫饒^{微平九魚}、京溫舒^{微十一}、蓋溫筴^{微五}。「說文」：「筴，析竹篋也。」徐灝云：「筴之言，舒也。」按筴，經傳通作「茶」。「周禮·考工記」：「弓人寬緩以茶」，注：「茶，古文舒。」「詩·閟宮」：「荆舒是饒」，「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舒作茶，是筴、茶、舒字通之證。

路政陽

顏注：「政，一作正。政陽，言其堪爲政而有光陽也。」按漢印有莊正陽^{微十四九}、漢龍門禹廟宗季方題名有陳政陽，作正陽者，是。正作政者，用借

字「國語·吳語」：「請貞於陽卜」，注：「言吳欲正陽卜。」「孟子·滕文公」：「立天下之正位」，注：「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莊子·逍遙遊」：「而御六氣之辯」，「釋文」引李注：「日中爲正陽。」按純乾與日中，義雖有別，而其爲陽之正，一也。顏以爲政有光陽解之，望文衍訓矣。

霍聖宮

王校松江本_{霍作霍}：「霍，顏本、宋太宗本作「霍」。按漢印之姓，霍羅互見。商梁文作「霍」，周金文霍羅互見，說文作霍。

偏呂張

王校松江本_{偏作偏}：偏，王氏引碑本同。顏本、宋太宗本作「偏」。莊世驥謂偏與偏皆僞字，應作「編」。顏注「呂張」：「言爲心呂之臣，可張大王室也。王氏「補注」：「呂、張，二氏也。」按漢印偏、編二姓互見，則偏非僞字。顏王二注解呂張之義，並非。「說文」：「呂，脊骨也」。篆文作「𠂔」，經傳亦以旅爲之。左昭十四年傳：「臣欲張公室也」，注：「張，彊也。」「詩·北山」：「旅力方剛」。「國語·周語」：「四軍之師，旅力方剛」，注：「剛，強也。」是呂張本取呂力強壯之義。顏謂爲心呂之臣可張大王室，增字爲訓，乃望文生義。王謂呂張二氏，亦不可據。

觀宜王

王校松江本_{觀作灌}：顏本、宋太宗本，灌作觀。王氏引碑本與此同。按漢印之姓，觀、灌並見；又有賜宜王、曾宜王總平_{五支}、曲宜王姓微_{三闕}、枝宜王微六_五。

程忠信

按漢印有拾忠信總平_{二東}，徐忠信總平_{九魚}。

許終古

按漢印有弓終古總平_{二東}，又有辛孫終古姓微_{平二}_{十三魂}、牟冬古、董冬古、張冬古、臣冬古微三_二、賤子冬古微六_{十九}。終、冬字通，古梁文、金文無終字，以冬爲終。

液容調

王校^{松江本}：接，王氏引碑本同。顏本、宋太宗本作「液」。按漢印無液姓，有接憲、接尙^{徵十二}。

曹富貴

按漢印有「日就富貴」^{徵五十五}、「長富貴」^{徵六十九}，漢器吉語言富貴者習見。

樊愛君

按漢印有愛愛君^{姓徵平二}、郭愛君^{徵五十六}。

崔孝讓

王校^{松江本}：顏本、宋太宗本、襄作「讓」。王氏引碑本與此同。按作讓者，是也。漢劉熊碑陰有處士尹愷，字孝讓。堂邑令費鳳碑有呂常，字孝讓。

薛勝客

顏注：“勝者，克堪之義；客者，人禮敬之，爲上客也。”按勝之通詁訓「舉」、訓「乘」、訓「陵」、訓「過」、訓「多」、訓「盛」，故引伸有上義；雖與克堪之義相因，而仍有出入。顏逵訓勝爲克堪，猶爲未達一閒。

聶干將

按漢印有馮莫耶^{總下平九麻}，亦以善劍爲名。

求男弟

按漢印有郭男弟^{徵十三十四}。

祝恭敬

按漢印有王恭敬^{總平三鎗}。

來士梁

王校^{松江本}：顏本、宋太宗本、榮作「來」。王氏引碑本與此同。莊世驥云：“案王應麟「姓氏急就篇」所收甚夥，無榮姓。”按漢印來榮二姓並見，榮姓有榮弘、榮樂世^{徵二十四}。

邴勝箱

顏注：“邴，一作昝。”按漢印邴姓習見，無昝姓。

毛遺羽

顏注：“遺羽，自謙之稱，言極輕賤也。”按「呂氏春秋·本味篇」：“遺風之乘”，注：“行迅，謂之遺風。”「史記·司馬相如傳」：“乘遺風而射游騏”，「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注：“遺風，風之疾者也。”此言遺羽，謂其迅疾過於飛羽；羽之言遺羽，獨風之言遺風也。顏以自謙爲解，失之。

庶霸遂

按漢印有庶律、庶勝、庶步安、庶充國初微去九御。田霸成微七六，成遂義相仿。

萬段卿

王校係江本作萬段卿；按王本萬誤爲萬；段，顏本、宋太宗本作「段」。顏注：“段卿者，言其厚重如石之段，可爲卿也。”按作段者，是也，段即假。「漢書·蘇武傳」：“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注：“假吏，假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陳湯傳」：“軍候假丞杜勳”，「王愷傳」：“司隸造假佐放”，漢中常侍樊安碑：“歷中黃門冗從假史”。漢印軍假司馬、假司馬習見，然則假卿者，取義於兼攝卿位。顏謂厚重如石之段，失之。

泠幼功

顏注：“泠，一作「伶」。幼者，少小之次；功者，言能立功也。”按漢印泠姓習見，無伶姓。又有耿幼公微上三九耿、免幼公姓微上三二十八彌、張幼公微三三、任幼公微四一十；漢簡有王幼公述沙鑿簡屯戌九、十八，漢孔彪碑陰有劉麟，字幼公，「漢書杜延年傳」：“延年，字幼公”，「陳萬年傳」：“陳萬年，字幼公”，是漢人字幼公者習見。功公古字通，「詩，六月」：“以奏膚公”，傳：“公，功也”。漢中常侍樊安碑：“壽張侯以公德加位特進”，均借公爲功；然則幼功即幼公，亦少公，少君、稱君之比。顏以少小立功爲說，未知功公之通假也。

蘭偉房

按漢印有蘭豐、蘭成姓微平二五泰，蘭江微一十。

憲義渠

顏注：“義渠，國名也，後爲縣，在北地，以縣爲名也。”按漢印有義渠公

孫子叔，讀衡齋，地名冠於姓名之上。

蔡游威

顏注：“游威，威之遠揚也。”按威疑爲「成」之譌。隸書威成形近。漢印有張游成、董游成、蘇游成、徐游成。微七五。「易·震」注：“懼以成則”，「釋文」：“成，亦作威”，是其證。游成者，言游於外而有所成就也。

譚平定

按漢印有譚禹微下平二、譚闌、譚慶、譚繚。微三九

敦倚蘇

按漢印有敦昌、敦忠、敦建德、敦輔賢。微平二、敦浦。微三

耿潘扈

顏注：“潘，水名，在樂陽；扈，廣大也；言生此水土而廣大也。”王氏「補注」：“一云潘，扈二氏也。”按漢印有相里潘吾。微二五、任潘偕。微十二。相里複姓，潘扈當爲潘吾，潘偕之音轉。亦作「番吾」，以地爲名。漢書，古今人表有「躬吾君」，梁玉繩曰：“番吾君，見「趙世家」。古文番作邠，遂誤爲躬字。”按梁說是也。番吾亦作「播吾」、「潘吾」、「蒲吾」、「郗吾」。「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作「播吾」，顧廣圻謂：播，藏本今本作「潘」。「史記·蘇秦列傳」：“據番吾”，「集解」引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按「六國表」作「郗吾」。

焦滅胡

按漢「張氏鏡」：“胡虜殄滅天下復”，「劉氏鏡」：“胡虜絕滅天下伏”，「龍氏鏡」：“胡羌殄滅天下復”。漢代胡虜爲患至劇，非殄滅之無以安居；其志存邦國，可以概見。

尙自於

顏注：“前已有尙夾情，今又言尙自於，一姓再見也。尙，或作掌；蓋魯大夫黨氏之後也。黨，亦音掌；自於，猶言自益也。”王氏「補注」：“「呂氏春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爲念，”注：“於，猶厚也。”按漢印有掌安主、掌安漢。微上三、掌強、掌世。微十七；又有黨臺、黨疆。微上三。於應讀

爲「如」，猶扶於即「扶如」見下文章，扶疏條，餘詳「經傳釋詞」；自於即自如，自如猶自適也。顏王注自益自厚之說，非本指也。

童扶疏

按漢印有滄于蒲蘇微二九，公孫扶如微十二，「史記·司馬相如傳」：「垂條扶於」，扶於猶扶如也。蒲蘇、扶如、扶於，均扶疏之音轉也。

閼并訢

顏注：“閼，一作閼。”按漢印閼閼二姓並見，有閼度，閼光，閼仁姓微下平十三耕，又有閼門漢、閼音微十四。

乘風縣鐘華洞樂

顏注：“洞，一作墮，言爲乘風之狀，作簠虡以懸鐘；又爲華藻之形，兼列衆樂之器，以成文章也。洞猶通也，言遍載其文綵也。”王氏「補注」：“華如金支秀華，洞如朱弦洞越，洞簫，皆衆樂之象。”按如顏說以華洞爲遍載其文綵，殊不可通。如王說以華爲金支秀華，以洞爲洞越洞簫，二者尤不相屬，是均不得其解，而強爲傳會之詞也。洞一作墮者，洞墮雙聲，墮爲借字。○「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此文，洞作「祠」，洞祠形近。祠爲譌字。○班固「兩都賦」云：“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下又云：“閼房周通，門闕洞開；列鐘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闕”。左思「吳都賦」云：“高闕有閼，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朱闕猶華闕也，五采，以赤爲主。晉羊舌肸字伯華，魯公西赤字子華，與華義相因。○「蜀都賦」云：“華闕雙遡，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輝。外則軌躅八達，里閼對出；比屋連甍，千廡萬室。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庭扣鐘磬，堂撫琴瑟”。按「說文」：“闕，門觀也”。「釋名·釋宮室」：“闕，闕也；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是華洞者，謂華闕之洞門，洞之爲言通也。其門高深，故謂之洞門；鐘虡陳於中庭，在華闕洞門之內，奏樂時，闕門洞開，取其宏聲遠達。史游當時出入禁闕，自能與聞，然則「乘風縣鐘華洞樂」者，列虡懸鐘於華闕洞門之內，以奏樂也。

者也。其形若袍，短

急就篇新證

豹首落莫兔雙鶴

王校^{松江本}：莽，顏本，宋太宗本作「莫」。案此章章草作「𦏧」，稍譌。趙作𦏧，是也。玉海引碑本及趙正書本，並作莽。顏注：“豹首，若今獸頭錦。落莫，謂文綵相連；又爲兔及雙鶴之形也。”按作落莫者，是也。莽爲莫之形譌，落莫疊韻謎語，亦作「絡縹」。「後漢書·馬融傳」：“織羅絡縹”，注：“絡縹，張羅貌也”。陳本禮謂與「絡幕」通，是也。按「文選·蜀都賦」：“屬羅絡幕”，劉注：“絡幕，施張之貌也”。絡幕亦作「幕絡」，「釋名·釋采帛」：“黃繭曰莫”，莫，幕也；貧者著衣可以幕絡絮也。顏謂豹首若今獸頭錦，是此語言錦繡之文綵交錯，如施張網羅，經緯絡縹，又有兔與雙鶴也。後人讀落莫如字，以爲形容人之失意，與上下文不相屬，遂改爲「落莽」。顏謂文綵相連，正係絡縹之意，特未明言通假之由耳。

牝敝囊橐不直錢

王校^{松江本}：幣，顏本作「敝」，宋太宗本作「弊」，王氏引碑本及空海本與此同。按漢孔宙碑：“□□彫幣”，漢泰言之紀鏡：“壽幣金石西王母”，均以幣爲敝。

襜褕袷袷袴褌

松江本袷袴作「襜褕」，顏注：“袷，謂重衣之最在上者身而廣袖。一曰：左袷之袍也。袴，謂脛衣也；大者謂之倒頓，小者謂之被衲。袴之兩股曰襠”。王氏「補注」：“黃氏曰：袷音習，袴也”。莊世驥云：“此襜亦誤，當作「襠」，移衣於下，非也。「說文」：「襠，袴跣也」。與襜爲左袷袍不同字。襠從龍聲，襜從龍省聲，形音誼俱別”。按「補注」引黃氏謂“袷，袴也”，其說當矣。「流沙墜簡」補遺二十七「著布袴襠襠履」，二十八同“著布袴襠”，「山海經·北山經」：“涿光之山，蠶水山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襠襠之魚。”注：“襠，音袴襠之襠”，按襠在袴下，袴襠連稱，自必爲袴類之名。襠與本同名，「說文」已岐化爲二字矣。此文袷袴亦作襜褕，襜褕

即「說文」「襜，袴跣也」之襜。四：「袴，或謂之襜。」注：「襜音鯛魚。」按「儀禮·士喪禮」注：「古文稍爲襜」，「釋文」稍音牒，「說文」襜從襪省聲，讀若沓。鯛、牒、沓三字雙聲，並屬定紐。莊世驥謂襜與襪形音誼俱別，失之。

鞞鞞印角褐鞞巾

顏注：「印角，屨上施也。褐，織毛爲衣也；或曰麤衣也。鞞，足衣也。一曰：褐，謂編衆爲鞞也。」按注「施」下脫「屨」字。「釋名·釋衣服」：「仰角，屨上施屨之名也」，是其證。褐鞞二字應連讀，古以織毛爲衣謂之褐，褐鞞者，織毛爲鞞，猶今俗託鞞之類。此文本言屨類與鞞巾，不應中間忽及褐衣也。

履屨幫麤羸窶貧

王校：羸，宋太宗本作「藪」，亦與羸之草書相似而誤。王氏引碑本與此同。顏注：「藪，一作藪，平表反。王氏補注：黃本作「藪」，「曲禮」：苞屨注：「凶服苞藪也。白表反，草名」。按羸同藪，「說文」：「藪，艸履也」。羸與疏通。「儀禮·喪服傳」：疏屨，注：「疏猶羸也，藪爲「藪」之譌，藪爲藪之省，藪當爲東漢簡牘之別構，不應作平表反之藪。漢墓志碑：「藪絁大布之衣」，以藪爲藪，是此文藪之別構，當作藪明矣。

鐵鈇鑽錐釜鍔鑿

顏注：「鑿，似釜而反唇。一曰：鑿者，小釜類，即今所謂鍋；亦曰鍔鑿」。按顏列兩說，蓋未能確指其形。出土漢器之鑿，僅一見，十六年鑿曾著錄於「長安獲古編」，二·十三，「貞松堂吉金圖」下二十，銘曰：「鑿容五升，重三斤九兩，十六年工從造弟一闕主。」劉羅二書均未注明尺寸，惟以容量及重量度之，非大器也。其形制：無足，大腹，短頸，反唇，無蓋，鑿作環形，腹側有流，爲盛酒或盛水之器，與顏所稱，僅反唇合；其似釜及小釜之說，均無當也。

銅鍾鼎鉶鉶鉶鉶

王校：松江本鉶作鉶，鉶作鉶；區，顏本、宋太宗本作「鉶」，空海本作「鉶」。漢簡王氏引

碑本，並與此同。鈕樹玉謂顏本區作鉞，非。莊世驥謂鉞，「說文」無此字，作區爲是。按鉞、鉞，同字，史氏原文應作「鉞」。東漢人改爲區，故漢簡作區。周代金文無區字，盥器之區通作它^{官也古}同字。亦作寔，鑿，鉞，此書作「鉞」，猶存古文。東京以降，學者多不知鉞爲古文區字，「說文」訓鉞爲短矛，與區義別；如史氏原文作區，後人不致改爲鉞也。

釭銅鍵鉗冶銅鑄

顏注：“鑄者，以鐵有所輔助，若橋梁之形也。”王氏「補注」引黃氏：“鑄，似鼎長足。”按顏注望女生訓，黃說本於「說文」，然上句已言鼎，此不應於冶銅下忽及鑄鼎。鑄，應讀爲敲，以其就冶金言之，故亦从金作鑄。「說文」：“敲，擊連也；从支，喬聲。”^{鑿傳作「擊連」，後人習見擊連，遂改從小徐本。其實敲無擊訓，字既從支仍以擊連爲是。}朱駿聲謂：“器有鉗，拍而合之曰敲。”按朱說允矣。顏注謂：“銅者，鑄而補鑿之，令其堅固也。”按銅敲連文，敲訓擊連，與銅義相因，讀鑄爲敲，諛之詰訓，揆諸文理，無不調適矣。

蠡升參升半卮卮

顏注：“升，一作斗，半者，受五升之半，謂二升五合也。”按作蠡斗者，是也。半卽「斟」，「說文」：“斟，量物分半也，從斗半，半亦聲。”「廣韻」：去二十九換：“斟，五升。”「說文」以斟爲量物分半，係就廣義言之；「廣韻」以斟爲五升，謂一斗之半，係就狹義言之。顏謂受五升之半，失之！

甄缶盆盎甕罍壺

顏注：“盆盎一類耳，缶卽盎也，大腹而斂口。”按傳世古器，缶之形制罕見。就其銘考之，可埒知爲缶者，晚周器有「書兄鍾」^{商周彝器通考附圖八零三}，其形略似漢代之鍾，與顏所稱大腹斂口相符。上有蓋，蓋上有四環，已殘其一。腹部亦有四環耳，銘文錯金，在腹之上部。古以缶爲瓦器，此以銅爲之，故從金作鍾。漢器有乘輿金缶，未見，稱金缶者，以別於瓦缶也。

甗堂甗甗瓊瓊

按漢器有昭台宮扁，扁卽甗之省。羅振玉疑扁下脫壺字，失之。